

大易集義

十一

周易集義上經卷第十七



震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卦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易傳

隨元亨利貞无咎

伊川先生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易傳

龜山楊氏曰隨无故也有亨之道焉然隨非其正雖道通而志行君子不與也故利貞乃无咎



新安朱氏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爲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於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以有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

非造道之深矣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
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
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
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
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
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
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
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溥淵泉方能出之。

三十八 易又十

三

與

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
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无

觀更无玩頤並入 闕 語錄

藍田呂氏曰隨有從而无違也剛來下柔者隨
自否來乾之上九下居坤之初六也以剛下柔
物所以隨我也物不說則我不動我所以隨物
也君子不固時而已矣以道徇身隨時也以身
徇道亦隨時也惟變所適无往而非義故曰隨
時之義如不合於義天下靡然成風亦往隨之
以取凶咎非所謂隨時之義也故必大亨无咎

然後可隨

龜山楊氏曰一陽在下剛來而下柔也動而說合二體言之也剛不下柔則亢動而不說則括夫如是人孰隨之故剛來而下柔動而說所以為隨也隨而大亨貞則為隨之主而天下隨之以為時矣若泰之時君子以其彙征是也夫趨變无常而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隨自否來上九之初剛人之所隨柔隨人者也上九過剛而不反君子小人相絕

三十一

易說

四

與

非道也剛來下於柔柔往而隨之下動而可說所以隨也自初九言之君子之道為眾所隨人君屈已以隨善者也自上六言之且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之從長无非隨也故曰隨此以剛柔相易合兩體而言隨也上九之初大者亨也其亨以貞也上九過剛嘗有咎矣无咎者善補過也大者亨以貞利於正也又善補過至於无咎天下豈不動而說以隨之手故曰元亨利貞无咎此以初九一爻言隨之道也易傳曰隨之道利在於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

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春秋傳穆姜往
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有四德者隨而无
咎蓋穆姜時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夫子作
彖辭然後明元亨利貞者大亨正非若乾之四
德也夫天下之隨君子者隨其正也君子之動
者隨其時也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得其正
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天下之物靜而在下
莫如澤也驚蟄既至雷動於澤中澤氣隨之下
者上靜者動誰為之哉時也故曰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時之義非達權知變者不能盡或因
或革或損或益人之所說不以強去人所不說
不以強留如天地之隨時乃无咎矣故曰隨時
之義大矣哉天下隨時王昭素曰舊本多不連
時字王弼亦曰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
唯在於時也胡旦曰王肅本作隨之篆字之為
出時為昔轉隸者增日為時胡說為長太玄準
之以從

新安朱氏曰隨剛來而下柔以卦變卦德釋卦
名義大亨正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

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哉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
之。伊川先生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
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
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它後它動不
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又曰動而說成
隨巽而止成蠱

東萊呂氏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
乾之上又曰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
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

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
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
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況有所隨蓋隨
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
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大凡小隨大柔隨
剛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无
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
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
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時人來隨我矣隨時
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

與造化爲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又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
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
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
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
時字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
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
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

三〇八

周易卷十七

七

鐘

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
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
隨時之道也。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
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
上得隨之義也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
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
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

橫渠先生曰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
君子嚮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

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湏亦入息

藍田呂氏曰雷入於澤退藏不用如日之嚮晦羣動皆息君子不得不隨

龜山楊氏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夫日出而作晦而息人之所同然者君子則知隨時之義者也衆人則由之而不知耳處隨之義至於晦明動息而不違況出處之大致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降於兌息於坤坤晦也澤中有雷嚮晦也天地之動靜陰陽之明晦自大觀言之晝夜之道也君子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晝夜也晝則嚮明而動作夜則嚮晦而宴息自有天地而來未有能違之者知此則知用天地陰陽矣君子日用而知小人日用而不知新安朱氏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東萊呂氏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爲一始爲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

子至奔逸絕塵矐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爲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无一事祇爲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旣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无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徃徃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无成殊不知天下本无

三、六十一

一、易又十七

九

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旣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

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言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為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凡有所隨皆以柔順剛也居隨之始獨以剛下柔官有渝也官守也所守不流於邪變而從正故吉也上无偏應又守之以正无所交而不可故出門交有功也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初時為大宜有渝者也知守而不知變則失時矣初九陽剛而震體能有渝者也然而渝不以正咎孰大焉故正乃吉也大體隨時之義而蔽於暱已之私則所失多矣故出門交而後有功不失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乾為君巽為命四受命於君以帥其屬官之象也初應四動其屬也初隨四四隨事事有變動剛而不知變不足以隨事渝變也故曰官有渝變有正否變而不正惟官是隨

非交修不逮也不知大亨正无咎也九四变而
正以剛下柔其道足以使人隨之初九隨之者
隨之正也不隨其不正也正則吉故曰從正吉
也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踈遠故朋
友責善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語溺於私也初在
內安之又比於二二初相易皆失正私昵之爲
害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功四艮爲門初捨二
出交於四出門也出門交之不失其正何往而
无功故曰不失其正也易傳曰隨當而有功

新安朱氏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

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
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变其常矣惟得其正則
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
占如此亦因以戒之本義。官有渝隨之初主
有變動然尚未深。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
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变得
正便吉不正便凶先生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
变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变

東萊呂氏曰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
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胃中先有所主宰若无主

率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
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
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
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
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
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幼至長多隨所
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
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
必不誤我隨之必可无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
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
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
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
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
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
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
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五也係小子而失
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
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人之所

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
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
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徇暱已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偏係
而不能兼與也六三陰柔小子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艮為少男有乾父坤母小子也
初震為長男有巽婦夫也隨利於正初九正也
九四不正也二與四同功以情言之柔必隨剛
陰必隨陽初九九四皆陽剛也其能兼與之乎
四雖在上不正也初雖在己之下正也六二係
情於四比初不專雖與之相比而情不親雖有
中正之德而所隨非其人其夫在於不能權輕
重也故曰係小子失丈夫弗兼與也臨事擇義
於六二六三見之

新安朱氏曰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
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
知不假言矣小子丈夫程說是本義

東萊呂氏曰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
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
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

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
夕看且如宣政間蔡京為相有一給事中封駁
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
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
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
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伊川先生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
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躰而切近於

三五

易又十七

十四

子

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
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
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
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
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
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
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
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
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一无得者
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既隨於上則是其志合矣

而不從也舍下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

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剛丈夫陰柔小子也不係二而
係四係丈夫也雖有所係而所隨者上與夫失
丈夫者異矣蓋親仁尚賢隨之上也合汙世同
流俗隨之下也三雖未足以與摧而志舍矣亦
君子所與也故有求斯得然隨而有求求在外
者也君子之求求在我而已故雖有得不若居

三十三

易八十七

十五

集

正之為利易說

漢上朱氏曰先儒舊讀舍音捨張弼讀舍與乾
九二時舍也之舍同辭曰利居貞象曰志舍下
也以舍訓居弼讀為長三四相比近也四三无
應宜相親也以陰承陽以下隨上順也三寧失
其親比而順者而係情於初以初正四不正也
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三柔不能自立而隨初是
去昏而隨明背非而隨是違不善而從善得隨
之宜也初亦以三同躰而又下之故三之隨初
有求而得良為手求也初三相易得正也三苟

知隨而已不知自處以正人將拒我其能以乎
蓋隨人宜以柔處己當以正六三人之隨利居
貞也此三所以係初歟巽爲繩係也

新安朱氏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
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在
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
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此文却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
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
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

爲得瘡以潰爲平利居貞者令人多言諂媚君
子无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无異古之人親
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
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易事而難悅
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
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
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
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无預以是知隨人者
不可无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
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

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
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
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
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
修身如爲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供樂
一向隨下則卑陋矣文言利居正象言志舍下
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又曰係丈夫失
小子隨有求得失即得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三十一

易十一

二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
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
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
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
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
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
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
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
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
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

嫌勢重而无專強權一作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立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则无咎 蓋明哲之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為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六三隨彼則失此能知所擇則无不得也六三以柔隨剛得其所求故曰隨

有求得九四以剛帥柔而從己以力驅三而使隨如禽之獲故曰隨有獲隨陰求於陽恐入於不正故利君貞陽帥於陰以力制物終必畔之守此不變取凶之道貞者守而不變之義也然三亦无應我以正帥雖若力制久則信之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龜山楊氏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履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責危疑所集也雖有獲其義凶矣非有孚在道而明足以與權其能无咎乎故孔子曰明功也

昔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以至東人欲其歸
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然公孫
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
寧有是夫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不隨四四據而有之獲也獲難
辭也二與三當隨五為四所隔下而從初四在
大臣之位處可懼之地與五爭三能无凶乎三
四易位正也雖正亦凶義不可有三故曰身凶
象曰其義凶也然四終不可以有三乎曰非不
可有也動而有孚于道无意於有三而三自隨

之可也初九其行以正所謂道也道之所在故
初九為隨之主四動正與初相應有孚在道也
四正而誠孚于道則三亦唯正之隨豈唯有三
而二亦隨初是率天下以隨五而成隨之功也
三四易位成離離為明以明則无獲三之咎无
咎則无凶可知故有孚在道者明之功也易傳
曰孚誠積中動必合道故下信而上不疑古人
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

新安朱氏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
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

昔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以至東人欲其歸
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然公孫
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
寧有是夫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不隨四四據而有之獲也獲難
辭也二與三當隨五為四所隔下而從初四在
大臣之位處可懼之地與五爭三能无凶乎三
四易位正也雖正亦凶義不可有三故曰身凶
象曰其義凶也然四終不可以有三乎曰非不
可有也動而有孚于道无意於有三而三自隨

之可也初九其行以正所謂道也道之所在故
初九為隨之主四動正與初相應有孚在道也
四正而誠孚于道則三亦唯正之隨豈唯有三
而二亦隨初是率天下以隨五而成隨之功也
三四易位成離離為明以明則无獲三之咎无
咎则无凶可知故有孚在道者明之功也易傳
曰孚誠積中動必合道故下信而上不疑古人
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

新安朱氏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
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

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
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
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
咎者為其首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
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
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内有強
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
燕之社稷而无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
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此危疑之地本自

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
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
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為
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隨雖貞猶
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
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
為合道見善又明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
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
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弑之禍為人君
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

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无在道以明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

過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為眾信故吉或曰孚於二則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五皆正中也孚于正中善之至也吉孰加焉故曰孚于嘉吉 易說

藍田呂氏曰隨之為義惟恐不中不正九五處尊而位正中至美之德信於物者也

漢上朱氏曰陽為美九五位正中美无以加於是矣故曰孚于嘉吉者誠信孚于二也二正中

也五不有其美隨六二之中道則得物之誠二

樂告以善故能不過而止于至善觀乎位正中則知孚于二而吉矣道之中天地万物所不能違有之則生无之則死故謂之至善謂之至美雖子路之勇禹之智大舜之明德不能加毫毛矣易傳曰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六二之中隨善之義也或問午亦有美矣何為陽為美曰陰含陽以為美也者至兌而陰見陽伏至坤而万物虛陽美盡則午之美亦盡故嘉之會者謂乾亨也坤品物咸亨者含弘光大也坤豈能專之是以坤三含美以從

王天保歸美以報上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東萊呂氏曰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麓有細六二一文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麓者易見九五居正中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

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是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是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已如人為學見前輩

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又曰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中不實豈能隨善又荅張敬夫書云易傳隨孚于嘉義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明道先生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

又從而

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唯

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劉珣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大王用此大亨王業于西山大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心一有之隨與隨善之

三才五

易集十七

平田

東

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它則過矣。隨之固如拘

係

一元維持

一元

隨道之窮極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極在一卦之外而不應於內非知隨者也故拘係之乃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宜元不從者其伐崇也至於執訊連連所謂拘係之乃從也其卒也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所謂維之也此文王所以亨于西山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隨之窮也窮則變則不隨然而隨者非禮義拘係之又從而維持之不能也三上相應三有良巽艮手拘之也巽繩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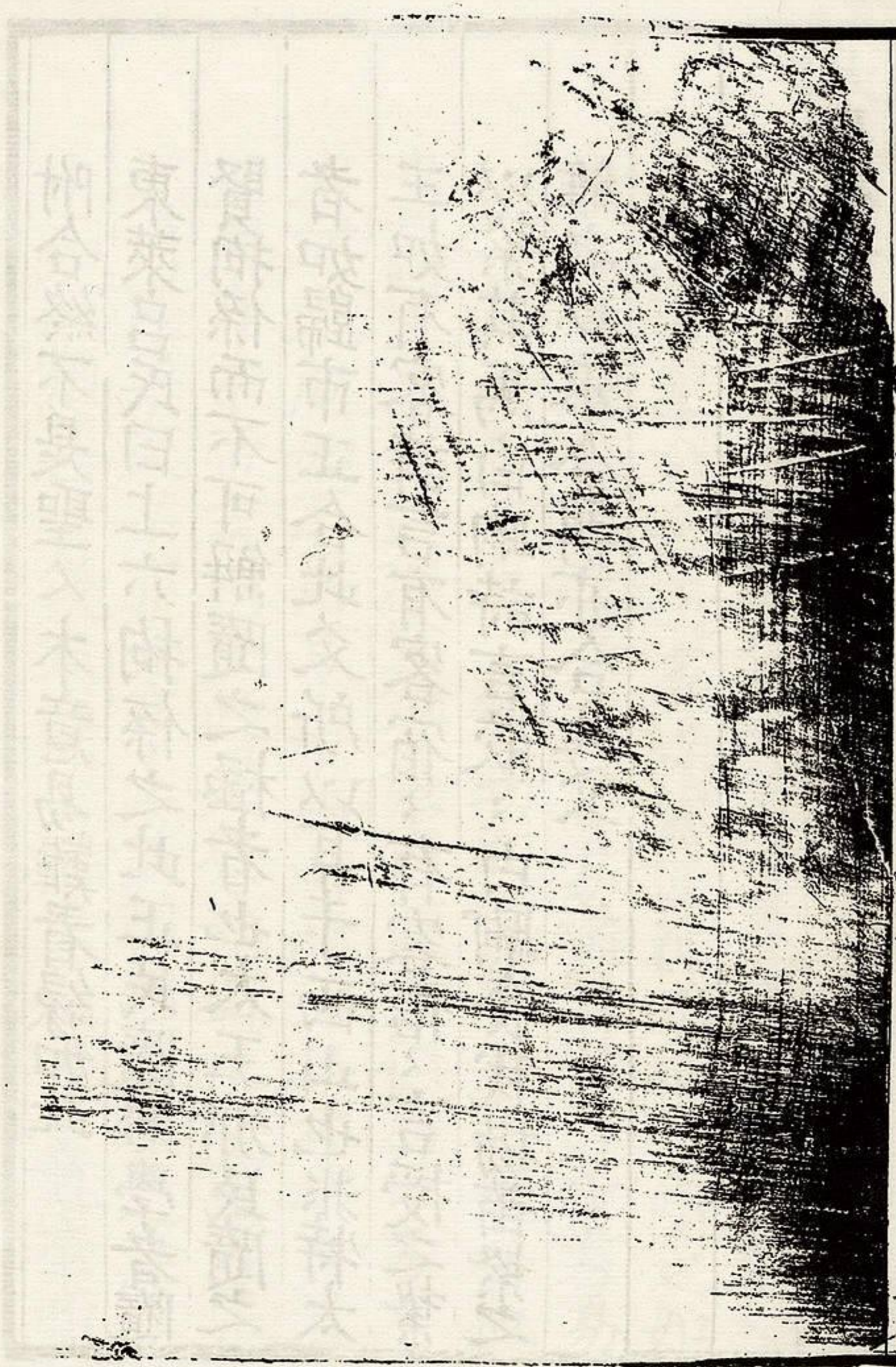
也上窮反三復成巽乃從而繫維之也拘之使
不動係之使相屬繫維之使不得去三坤也坤
為眾之悅隨上之固結有如此者昔周之太
王用此文以亨于西山杖策而去隨之者如歸
市非得民之隨豈能使已窮而更隨至於不可
解乎兌西也艮為山乾五為王三上往來不窮
亨也先儒以此為文王之文誤矣故易傳正之
曰周之王業興於此

新安朱氏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
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

山亨亦當作祭亨之亨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
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窮極
也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
况於鬼神乎之意。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
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
書則真是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
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亨字只看
王用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
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亨于蓋朝覲燕饗之意易
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

附合終不是聖人本意易難看緣如此
東萊呂氏曰上六拘係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
賢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邠民隨之
者如歸市正合此文所以身于西山也非特太
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有客信言授之繫
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
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文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七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八

巽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

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易傳云乃有事也天下本元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先生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

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並易傳○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

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于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橫渠先生曰元亨然後利涉大川 易說

新安朱氏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

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上三甲而
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
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
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東萊呂氏曰蠱之爲卦取事爲諭乃取蠱壞之
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脩治整頓方是
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
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
爲四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爲蟲所壞則不必修
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
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
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
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
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
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息成敗常
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
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
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
濟先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
一事上着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之

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
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以聖
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
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
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
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
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

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
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
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
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
柔之下變而爲良巽良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
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元
亨而天下治者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
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
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
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往有事也者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
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終則有始者夫有始則
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
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
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
躰也巽而止待能之時也○後甲三日成前事之
終先甲二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為之
唱是故先甲二日以蠲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
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
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為物首
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為事之唱法一作治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
蠱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
不可以徇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
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
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察於此故先事而豫
以弭於未然故能制治於未亂非知幾不足以
與此後事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為吉
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

亦推其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

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故諸爻皆以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於動衆順其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拂如子之任父事則觀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爲之其易耶如欲以發強剛毅勇於作爲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然而焚之益以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爲巽而止无徒行之才不能以有爲此事之所以蠱也春秋傳曰四蟲爲蠱蠱者弊壞之時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櫨扃楔各安所施而不易其處則庶乎其苟宁矣動而紛更之則腐敗者敗傾者覆不可復支矣非治蠱之道也夫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合二體而爲蠱也即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治然後可以往有事也周之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蕩

蕩无網紀文章蠱已甚矣宣王勞來還
定安集之而已初非有爲也其卒也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
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此旣治而往
有事之謂也旣治矣終於无所事而欲復
文武之境土成中興之功不可得也自蠱元亨至此易說
藍田呂氏曰蠱治壞者也蠱之所治可治而
不可革之事也故爻辭皆以父母爲言成卦
之義取巽而止巽則因故而脩之止則幹蠱
而使不壞治壞者不喪其本而能通於天
下乃可治也故蠱元亨甲者令行之始先
甲三日議是令也後甲三日申是令也蠱壞
之世一有所治先之後之如是之慎所以俾勿
壞也

漢上朱氏曰乾甲圖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虞曰謂變成乾乾爲甲至
二成離離爲日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貴時
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
甲三日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曆乾坤象乾爲
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乾爲天震爲行故天行也

又曰春秋傳秦醫曰於文四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妄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雜卦曰蠱則飭也則蠱非訓事事至蠱壞乃有事也泰初九之剛上而爲艮上六之柔下而爲巽剛上柔下各得其所事已治矣下巽而已莫予違也上亦因是止而不復有爲則禍亂之萌乃伏於已治之中遂頹靡而不振亦何異於四蟲穀飛男惑山落之類哉故曰剛上柔下巽而止蠱此以泰變合二體而言蠱也然治蠱之道不遠在乎

乎上下之志交而元亨則天下復治矣泰初九始也始而動剛柔相易而亨元亨也元亨而天下治始而亨者也兌爲澤決之爲川初九越兌成艮艮爲指利涉大川也初九犯難顧望而不爲蠱不可得而治矣上下志交動以濟大難往事乎蠱也巽爲事故曰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此因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天道之行終則有始无非事者聖人於蠱巽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則更始往來不窮以日言之春分

且出於甲秋分暮入於庚以月言之三日成震
納庚十五成乾乾納甲二十日成坤滅藏於
癸復爲震甲庚者天地之終始也蠱事之壞也
巽行事也變更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蠱當圖
其始先甲三日圖其始也蠱一變大畜乾納甲
再變賁離爲日乾三爻在先天甲日也三變頤
四變噬嗑離爲日五變无妄乾納甲乾三爻在
後後甲三日也先甲者先其事而究其所以然
後甲者後其事而慮其將然則究其所以然則
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一日二日

至于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弭後患
久而可行圖始者至矣漢嘗削諸侯之地矣唐
嘗討弑君之賊矣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禍隨昧
治蠱之道也不曰乾行者周而復始也納甲之
說乾納甲子甲寅甲辰者而壬在其中納壬午
壬申壬戌而甲在其中矣坤納乙癸亦然易傳
曰後之治蠱者不明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
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
弊已生矣夫蠱言先甲後甲於彖巽言先庚後
庚於九五一爻何也曰蠱者巽九五之亦爻也上

剛下柔巽而止所以爲蠱也巽則九五位乎中
正事有過中而當變更則更之而適於中蠱何
由生乎明此九五之功也以卦氣言之三月卦
故太玄準以務事

新安朱氏曰蠱剛上而柔下以卦體卦變卦德
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元亨釋
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
終治之始天運然也。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
蠱。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
所而後爲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

人遇事便不能做得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
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先甲後甲
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
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固後事之端畧撐柱則
介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文四虫爲蠱言
器中盛却蟲教它日相併便是積蓄到即壞爛
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極弊大壞時
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聖而
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爲蠱
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

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到了塌這便是
蠱底道理○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
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問蠱卦剛上柔
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爲卦體下卑巽而
上苟止所以爲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
井旣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先生曰是龜
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
堅正必爲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
彖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
卦義其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
柔在天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
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
丁寧意意其說似出月令注先生曰然但古人
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
用丁亥辛亥之類先生說汪聖錫曾言某人別
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云且緩下手莫出去拚
倒人屋子因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爲治蠱之
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
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
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

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則是巽順便止了更無所施爲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頌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險而能忍則爲需險而不能忍則爲訟能通其變則爲隨不能通其

變則爲蠱

劉昭信說
劉福唐人

東萊呂氏曰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唯欲止亂下能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

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元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與既習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

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
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
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
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雖羣臣沮者甚多
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
克濟然天下之事无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
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无窮事
當春秋時惟夫子尽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
之於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
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
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
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
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
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
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
殷因於夏礼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損
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
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
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明道先生曰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无它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劉絢所錄
○須是就事上孝盡振民育德然後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孝顯道所錄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乱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易

龜山楊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以

振民為先振民以育德為本衛文公之營楚丘至於騷北三千乃在乎秉心塞淵此之謂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風振動草木使之有成者也漢上朱氏曰風木之氣山百物之所阜生木氣動搖於土石之下陽升風鼓草木敷榮飭蠱之象黃帝書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傳言景雲齊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岩岫之風也君子体之於民也振作之使不倦將振作之則自育其德德日進則民德生矣震動在外振民也兌澤在內育德也育德者振民之本史言風落山取女說男

蠱之象此言飭蠱之象故取象巽

新安朱氏曰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東萊呂氏曰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万物皆錯亂若无震蕩動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正理一為風所

鼓以至蠱

角蠱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

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已治人更无它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已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已无益於人即

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耶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於承考斯能尽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尽其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才之不足非所患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在下无克濟之才而居幹蠱之任意在承考而已非父子之懿也而惟父之從必有陷於不義者能无咎乎故有子之考然後无咎夫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唯賢者能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然後為孝故厲乃終吉 易說 藍田呂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

任其事不敢避也過則殘忍不及則不勝其任以人子之所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以任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初六處蠱之初始往治之勝子之任卒乎有成乃可无咎然子治父事已為之首厲也以柔巽成之終吉也

漢上朱氏曰乾為父泰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坤子來居父之位父往而其事不正咎也有子幹之考可以无咎矣厲危也子居父之位以事之不正為危厲之道則變而之正於考為无咎

於己爲終吉堪任其事者也故曰有子然變其
事而之正无乃改父之道乎曰柔巽者子承考
之意也變其事而之正致其考於无咎者子幹
父之蠱也巽柔而已隨父於有咎而不恤焉豈
考之意哉故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承之則變
其意可也變其事者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所以
從道也孝子生也諭父母於道及其沒也以意
承考事死如事生之道也身事之幹也幹父之
蠱則初六變而正矣意者中心之所欲也坤爲
中巽柔坤也故曰意

新安朱氏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
也蠱者別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
子能幹之則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
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可得无咎然亦
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
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
厥考心可見

東萊呂氏曰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无過之地
人稱之爲有子亦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

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又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猶繼以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且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

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有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子幹母事者也執不知變賊恩之大委而不幹不孝也幹而賊恩亦不孝也有中道存焉惟君子能之

漢上朱氏曰坤居尊位母也以陰居陽處之不當事之蠱也九二巽爲子應五而處內幹母之蠱者也坤陰柔爲難輔處之不當則當止然正之則剛或至於傷恩不正之則致母於有咎故不可貞言巽而動優柔不迫得中道則善矣事柔弱之君亦然易傳曰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不失其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義黃克舜之事也

三十五

周易卷之十八

十一

父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正言當巽以入之也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東萊呂氏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大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爲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謀竭忠

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却
如此說此須要着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
見得到此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
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
在巽卦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
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

三十一

易六十八

廿一

七爻

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小悔已非善
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
咎也盖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子職以順父之為正九三剛過中於
子職不能无小悔然其才足以幹蠱雖有悔无大
咎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剛而不中居下幹之上治事
過中者也故小有悔然幹本於巽卒於能任故

无大咎

漢上朱氏曰上九處位不當父之蠱也九三重剛幹父之蠱而用過中者也剛過動則小有悔然无大咎者雖過而正也三下卦之終故又曰終无咎夫无大咎未免小有咎聖人以謂終无咎以其体巽也易解曰不應上子之能爭而不能從其父令者也

新安朱氏曰剛過不中故小有悔巽体得正故无大咎

東萊吕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

三十八

易文十八

十三

共

矯厲過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盖下卦全体是巽於巽体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体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紆回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処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処正

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裕父之蠱不能為父除患能寬裕和緩之而已以柔居陰失之大柔故吝貞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往未得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柔順而不中无幹蠱之才裕父母之裕者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裕於天地人子之於父母則異乎此矣父裕於子可也子

不可裕於父裕父之蠱則往宜見吝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純柔為用其才不足以治蠱壞姑能寬裕之而已苟於順從不勝子職妾婦之道无往而得盖吝道也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止不能去上九之蠱寬裕自守而已裕父之蠱者諸爻以剛為幹蠱之道九二九三初六六五之動曰幹六四曰裕者不剛也不能動吝者安其位而不能往動成離离目為見故往見吝初六應之牽於下亦不得往矣故曰往未得也漢之元帝是已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
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
不可如是也 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言小有悔则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则不免有小
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则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
在巽体不爲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
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則
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止以往
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
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自
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
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
至其它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
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
人之深戒

東萊呂氏曰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
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
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
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
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

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承以德也者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

三、五、十

易六十八

廿六

子文

輔之以剛中之德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履尊位而无剛健有為之才酌先祖之道而行之可也故以幹父之蠱言之用譽非過矯以近名也承以德而已聲名洋溢乎中國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顛顛昂昂如圭如璋令問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所謂用譽承以德者也幹蠱之美不可以有加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姑息事其親六五以德事其親以姑息事者苟安於一時而親卒受其弊用毀者也以德事者柔不失中全其良貴起敬起孝使親不離於令名用譽者也

漢上朱氏曰六居尊位尚柔下應九二二與之躰兌兌爲口譽之象也二易五柔成剛其德中正上承上九幹父之蠱用譽也以德承父下之服從者衆以是去蠱用力不勞則幹父之蠱莫善於用譽矣蠱之患非一世譬如人嗜酒色餌金石傳氣於子孫者潰爲癰疽死與不死在治之如何耳秦皇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存者始皇无子而武帝有以幹之也必曰承以德者譽謂德譽非虛譽也隋煬以儉聞以奢敗虛譽也

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東萊呂氏曰六五幹父之蠱傳古有就交求意於交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

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才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

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先生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三、五八

易卷十八

六

丁

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自尊高孰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力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貞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志可則也者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且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存之志可

爲法則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而无應於内非幹蠱

之任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高而无位以剛居之遠於事而不屈者也事君人者是君以為容悅者也不事王侯則非事君人者雖非是人然尊敬其事不敢慢也斯人也其事道者歟

漢上朱氏曰蠱之終有不事者上九自巽往於外處蠱之上而不當位巽為事為高上尚也五王四侯三公位上執剛不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夫自臺輿至王公无非事者不事王侯何以貴之謂其志於三三无應則去之不累於物其志為可則也易傳曰伊尹太公望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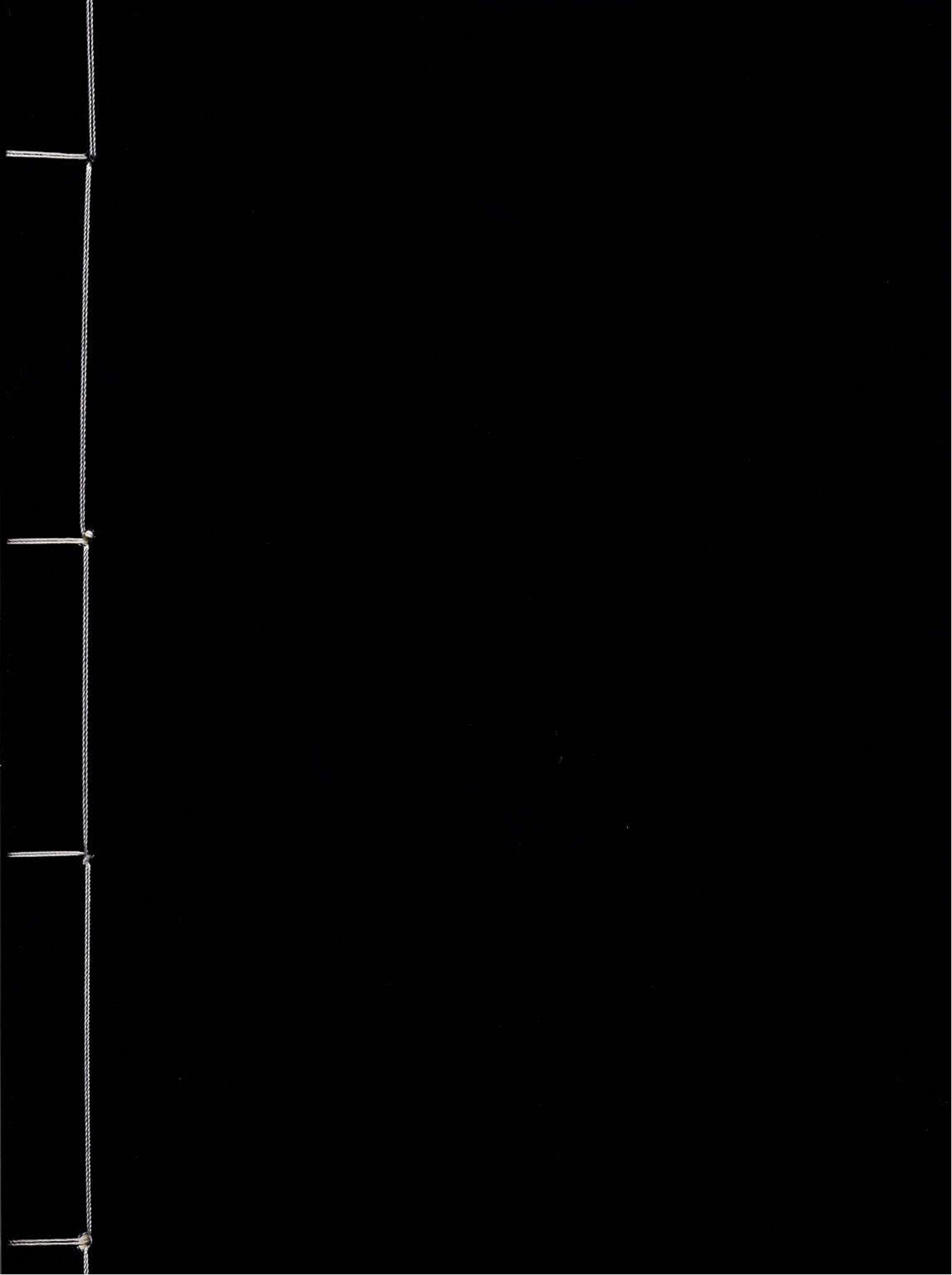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个甚麼。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先生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東萊呂氏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辦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蠱卦專爲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爲已任至於上九却取意於事外。又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沮溺之志不可則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八





大易集義

十一

周易集義上經卷第十七



震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躰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易傳

隨元亨利貞无咎

伊川先生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易傳

龜山楊氏曰隨无故也有亨之道焉然隨非其正雖道通而志行君子不與也故利貞乃无咎



新安朱氏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爲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於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以有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

非造道之深矣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
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
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
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
諸卦不同時與義
是兩事並易傳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

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
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
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
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溥淵泉方能出之。

三十八 易又十

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
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无

觀更无玩頤並入闕
語錄

藍田呂氏曰隨有從而无違也剛來下柔者隨
自否來乾之上九下居坤之初六也以剛下柔
物所以隨我也物不說則我不動我所以隨物
也君子不固時而已矣以道徇身隨時也以身
徇道亦隨時也惟變所適无往而非義故曰隨
時之義如不合於義天下靡然成風亦往隨之
以取凶咎非所謂隨時之義也故必大亨无咎

然後可隨

龜山楊氏曰一陽在下剛來而下柔也動而說合二體言之也剛不下柔則亢動而不說則括夫如是人孰隨之故剛來而下柔動而說所以為隨也隨而大亨貞則為隨之主而天下隨之以為時矣若泰之時君子以其彙征是也夫趨變无常而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隨自否來上九之初剛人之所隨柔隨人者也上九過剛而不反君子小人相絕

三十一

易說

四

與

非道也剛來下於柔柔往而隨之下動而可說所以隨也自初九言之君子之道為眾所隨人君屈已以隨善者也自上六言之且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之從長无非隨也故曰隨此以剛柔相易合兩體而言隨也上九之初大者亨也其亨以貞也上九過剛嘗有咎矣无咎者善補過也大者亨以貞利於正也又善補過至於无咎天下豈不動而說以隨之手故曰元亨利貞无咎此以初九一爻言隨之道也易傳曰隨之道利在於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

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春秋傳穆姜往
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有四德者隨而无
咎蓋穆姜時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夫子作
彖辭然後明元亨利貞者大亨正非若乾之四
德也夫天下之隨君子者隨其正也君子之動
者隨其時也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得其正
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天下之物靜而在下
莫如澤也驚蟄既至雷動於澤中澤氣隨之下
者上靜者動誰為之哉時也故曰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時之義非達權知變者不能盡或因
或革或損或益人之所說不以強去人所不說
不以強留如天地之隨時乃无咎矣故曰隨時
之義大矣哉天下隨時王昭素曰舊本多不連
時字王弼亦曰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
唯在於時也胡旦曰王肅本作隨之篆字之為
出時為昔轉隸者增日為時胡說為長太玄準
之以從

新安朱氏曰隨剛來而下柔以卦變卦德釋卦
名義大亨正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

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哉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
之。伊川先生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
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
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它後它動不
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又曰動而說成
隨巽而止成蠱

東萊呂氏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
乾之上又曰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
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

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
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
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況有所隨蓋隨
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
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大凡小隨大柔隨
剛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无
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
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
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時人來隨我矣隨時
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

與造化爲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又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
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
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
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
時字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
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
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

三〇八

周易卷十七

七

鐘

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
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
隨時之道也。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
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
上得隨之義也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
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
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

橫渠先生曰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
君子嚮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

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湏亦入息

藍田呂氏曰雷入於澤退藏不用如日之嚮晦羣動皆息君子不得不隨

龜山楊氏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夫日出而作晦而息人之所同然者君子則知隨時之義者也衆人則由之而不知耳處隨之義至於晦明動息而不違況出處之大致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降於兌息於坤坤晦也澤中有雷嚮晦也天地之動靜陰陽之明晦自大觀言之晝夜之道也君子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晝夜也晝則嚮明而動作夜則嚮晦而宴息自有天地而來未有能違之者知此則知用天地陰陽矣君子日用而知小人日用而不知新安朱氏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東萊呂氏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爲一始爲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

子至奔逸絕塵矐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爲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无一事祇爲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无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徃徃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无成殊不知天下本无

三、六十一

一、易又十七

九

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

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言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為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凡有所隨皆以柔順剛也居隨之始獨以剛下柔官有渝也官守也所守不流於邪變而從正故吉也上无偏應又守之以正无所交而不可故出門交有功也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初時為大宜有渝者也知守而不知變則失時矣初九陽剛而震體能有渝者也然而渝不以正咎孰大焉故正乃吉也大體隨時之義而蔽於暱已之私則所失多矣故出門交而後有功不失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乾為君巽為命四受命於君以帥其屬官之象也初應四動其屬也初隨四四隨事事有變動剛而不知變不足以隨事渝變也故曰官有渝變有正否變而不正惟官是隨

非交修不逮也不知大亨正无咎也九四变而正以剛下柔其道足以使人隨之初九隨之者隨之正也不隨其不正也正則吉故曰從正吉也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踈遠故朋友責善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語溺於私也初在內安之又比於二二初相易皆失正私昵之爲害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功四艮爲門初捨二出交於四出門也出門交之不失其正何往而无功故曰不失其正也易傳曰隨當而有功

新安朱氏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

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变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本義。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变得正便吉不正便凶先生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变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变

東萊呂氏曰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胃中先有所主宰若无主

率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
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
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
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
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
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幼至長多隨所
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
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
必不誤我隨之必可无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
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
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
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
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
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
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
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五也係小子而失
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
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人之所

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
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
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徇暱已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偏係
而不能兼與也六三陰柔小子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艮為少男有乾父坤母小子也
初震為長男有巽婦夫也隨利於正初九正也
九四不正也二與四同功以情言之柔必隨剛
陰必隨陽初九九四皆陽剛也其能兼與之乎
四雖在上不正也初雖在己之下正也六二係
情於四比初不專雖與之相比而情不親雖有
中正之德而所隨非其人其夫在於不能權輕
重也故曰係小子失丈夫弗兼與也臨事擇義
於六二六三見之

新安朱氏曰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
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
知不假言矣小子丈夫程說是本義

東萊呂氏曰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
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
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

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
夕看且如宣政間蔡京為相有一給事中封駁
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
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
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
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
志舍下也

伊川先生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
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躰而切近於

三

易又十七

十四

子

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
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
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
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
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
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
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
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
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一无得者
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既隨於上則是其志合矣

而不從也舍下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

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剛丈夫陰柔小子也不係二而
係四係丈夫也雖有所係而所隨者上與夫失
丈夫者異矣蓋親仁尚賢隨之上也合汙世同
流俗隨之下也三雖未足以與摧而志舍矣亦
君子所與也故有求斯得然隨而有求求在外
者也君子之求求在我而已故雖有得不若居

三十三

易八十七

十五

集

正之為利易說

漢上朱氏曰先儒舊讀舍音捨張弼讀舍與乾
九二時舍也之舍同辭曰利居貞象曰志舍下
也以舍訓居弼讀為長三四相比近也四三无
應宜相親也以陰承陽以下隨上順也三寧失
其親比而順者而係情於初以初正四不正也
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三柔不能自立而隨初是
去昏而隨明背非而隨是違不善而從善得隨
之宜也初亦以三同躰而又下之故三之隨初
有求而得良為手求也初三相易得正也三苟

知隨而已不知自處以正人將拒我其能以乎
蓋隨人宜以柔處己當以正六三人之隨利居
貞也此三所以係初歟巽爲繩係也

新安朱氏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
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在
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
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此文却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
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
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

爲得瘡以潰爲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
子无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无異古之人親
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
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易事而難悅
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
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
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
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无預以是知隨人者
不可无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
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

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
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
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
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
修身如爲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供樂
一向隨下則卑陋矣文言利居正象言志舍下
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又曰係丈夫失
小子隨有求得失即得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三十一

易十一

二一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
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
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
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
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
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
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
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
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
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

嫌勢重而无專強權一作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立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则无咎 蓋明哲之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為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六三隨彼則失此能知所擇則无不得也六三以柔隨剛得其所求故曰隨

有求得九四以剛帥柔而從己以力驅三而使隨如禽之獲故曰隨有獲隨陰求於陽恐入於不正故利君貞陽帥於陰以力制物終必畔之守此不變取凶之道貞者守而不變之義也然三亦无應我以正帥雖若力制久則信之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龜山楊氏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履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責危疑所集也雖有獲其義凶矣非有孚在道而明足以與權其能无咎乎故孔子曰明功也

昔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以至東人欲其歸
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然公孫
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
寧有是夫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不隨四四據而有之獲也獲難
辭也二與三當隨五為四所隔下而從初四在
大臣之位處可懼之地與五爭三能无凶乎三
四易位正也雖正亦凶義不可有三故曰身凶
象曰其義凶也然四終不可以有三乎曰非不
可有也動而有孚于道无意於有三而三自隨

之可也初九其行以正所謂道也道之所在故
初九為隨之主四動正與初相應有孚在道也
四正而誠孚于道則三亦唯正之隨豈唯有三
而二亦隨初是率天下以隨五而成隨之功也
三四易位成離離為明以明則无獲三之咎无
咎則无凶可知故有孚在道者明之功也易傳
曰孚誠積中動必合道故下信而上不疑古人
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

新安朱氏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
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

昔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以至東人欲其歸
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然公孫
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
寧有是夫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不隨四四據而有之獲也獲難
辭也二與三當隨五為四所隔下而從初四在
大臣之位處可懼之地與五爭三能无凶乎三
四易位正也雖正亦凶義不可有三故曰身凶
象曰其義凶也然四終不可以有三乎曰非不
可有也動而有孚于道无意於有三而三自隨

之可也初九其行以正所謂道也道之所在故
初九為隨之主四動正與初相應有孚在道也
四正而誠孚于道則三亦唯正之隨豈唯有三
而二亦隨初是率天下以隨五而成隨之功也
三四易位成離離為明以明則无獲三之咎无
咎则无凶可知故有孚在道者明之功也易傳
曰孚誠積中動必合道故下信而上不疑古人
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

新安朱氏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
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

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
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
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
咎者爲其首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
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
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内有強
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
燕之社稷而无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
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此危疑之地本自

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
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
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爲
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爲民心所隨雖貞猶
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
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
爲合道見善又明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
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
曰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弑之禍爲人君
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爲

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无在道以明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

過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為眾信故吉或曰孚於二則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五皆正中也孚于正中善之至也吉孰加焉故曰孚于嘉吉

易說

藍田呂氏曰隨之為義惟恐不中不正九五處尊而位正中至美之德信於物者也

漢上朱氏曰陽為美九五位正中美无以加於是矣故曰孚于嘉吉者誠信孚于二也二正中

也五不有其美隨六二之中道則得物之誠二

樂告以善故能不過而止于一至善觀乎位正中則知孚于二而吉矣道之中天地万物所不能違有之則生无之則死故謂之至善謂之至美雖子路之勇禹之智大舜之明德不能加毫毛矣易傳曰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六二之中隨善之義也或問午亦有美矣何為陽為美曰陰含陽以為美也者至兌而陰見陽伏至坤而万物虛陽美盡則午之美亦盡故嘉之會者謂乾亨也坤品物咸亨者含弘光大也坤豈能專之是以坤三含美以從

王天保歸美以報上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東萊呂氏曰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麓有細六二一文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麓者易見九五居正中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

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是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是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已如人為學見前輩

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又曰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中不實豈能隨善又荅張敬夫書云易傳隨孚于嘉義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明道先生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

又從而

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唯

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劉珣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大王用此大亨王業于西山大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心一有之隨與隨善之

三才五

易集十七

中田

東

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它則過矣。隨之固如拘

係

一元維持

一元持字

隨道之窮極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極在一卦之外而不應於內非知隨者也故拘係之乃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宜元不從者其伐崇也至於執訊連連所謂拘係之乃從也其卒也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所謂維之也此文王所以亨于西山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隨之窮也窮則變則不隨然而隨者非禮義拘係之又從而維持之不能也三上相應三有良巽艮手拘之也巽繩係之

也上窮反三復成巽乃從而繫維之也拘之使
不動係之使相屬繫維之使不得去三坤也坤
為眾之悅隨上之固結有如此者昔周之太
王用此文以亨于西山杖策而去隨之者如歸
市非得民之隨豈能使已窮而更隨至於不可
解乎兌西也艮為山乾五為王三上往來不窮
亨也先儒以此為文王之文誤矣故易傳正之
曰周之王業興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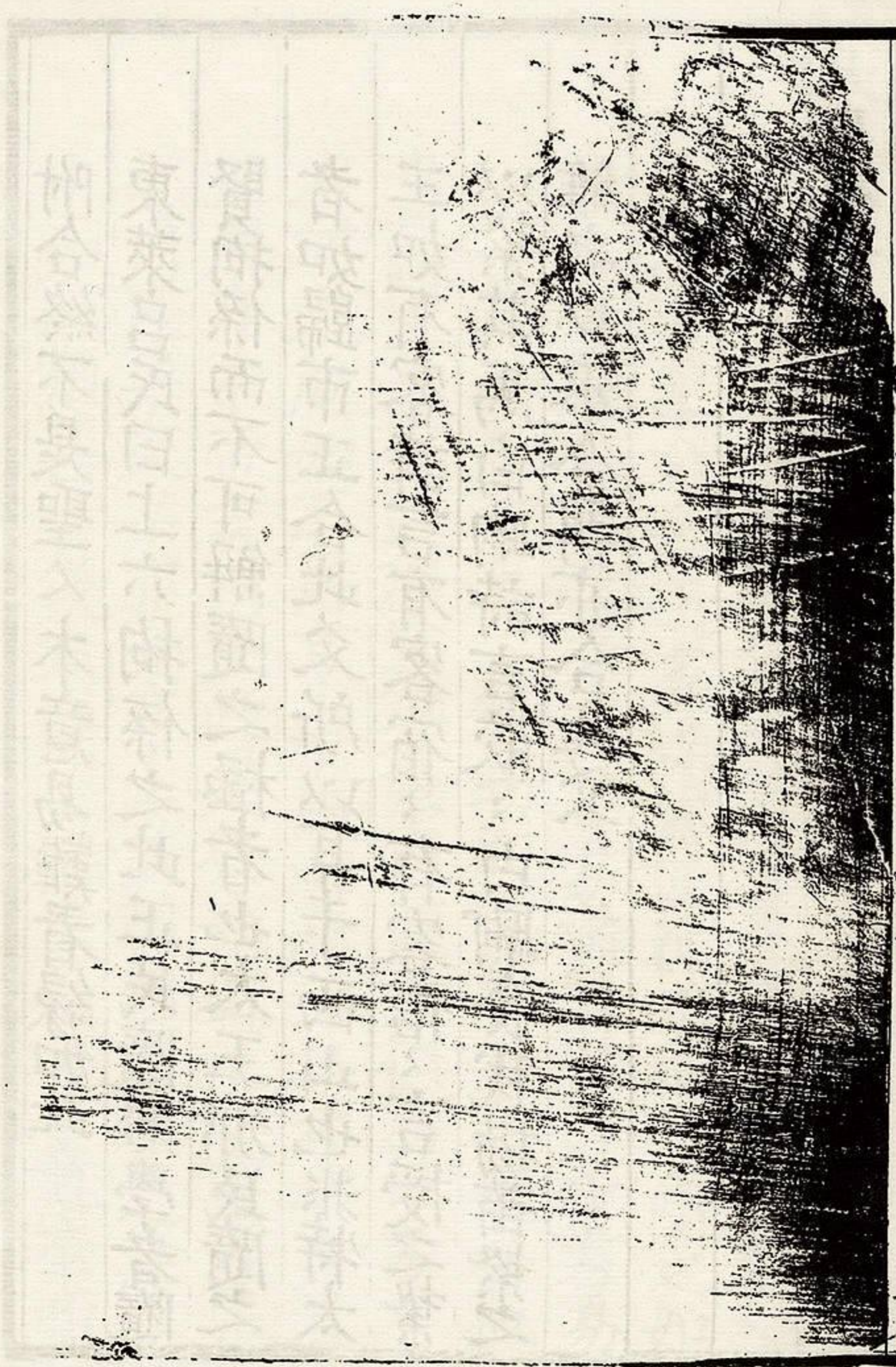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
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

山亨亦當作祭亨之亨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
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窮極
也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
况於鬼神乎之意。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
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
書則真是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
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亨字只看
王用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
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亨于蓋朝覲燕饗之意易
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

附合終不是聖人本意易難看緣如此

東萊呂氏曰上六拘係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文所以身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有客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文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七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八

巽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

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易傳云乃有事也天下本元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先生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

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並易傳○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

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于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橫渠先生曰元亨然後利涉大川 易說

新安朱氏曰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

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上三甲而
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
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便當致其丁寧之意以
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東萊呂氏曰蠱之爲卦取事爲諭乃取蠱壞之
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脩治整頓方是
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
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
爲四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爲蟲所壞則不必修
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
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
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
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
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
以却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盈虛消息成敗常
相倚仗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
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
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
濟先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
一事上着事之前後即事之終始也甲者事之

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
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以聖
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
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
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
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
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

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
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
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
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
柔之下變而爲良巽良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
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元
亨而天下治者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
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
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
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往有事也者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
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終則有始者夫有始則
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
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
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
躰也巽而止待能之時也○後甲三日成前事之
終先甲二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為之
唱是故先甲二日以蠲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
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
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為物首
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為事之唱法一作治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
蠱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
不可以徇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
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
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察於此故先事而豫
以弭於未然故能制治於未亂非知幾不足以
與此後事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為吉
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

亦推其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

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故諸爻皆以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於動衆順其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拂如子之任父事則觀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爲之其易耶如欲以發強剛毅勇於作爲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然而焚之益以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爲巽而止无徒行之才不能以有爲此事之所以蠱也春秋傳曰四蟲爲蠱蠱者弊壞之時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樽櫨扃楔各安所施而不易其處則庶乎其苟宁矣動而紛更之則腐敗者敗傾者覆不可復支矣非治蠱之道也夫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合二體而爲蠱也即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治然後可以往有事也周之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蕩

蕩无網紀文章蠱已甚矣宣王勞來還
定安集之而已初非有爲也其卒也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
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此旣治而往
有事之謂也旣治矣終於无所事而欲復
文武之境土成中興之功不可得也自蠱元亨至此易說
藍田呂氏曰蠱治壞者也蠱之所治可治而
不可革之事也故爻辭皆以父母爲言成卦
之義取巽而止巽則因故而脩之止則幹蠱
而使不壞治壞者不喪其本而能通於天
下乃可治也故蠱元亨甲者令行之始先
甲三日議是令也後甲三日申是令也蠱壞
之世一有所治先之後之如是之慎所以俾勿
壞也

漢上朱氏曰乾甲圖蠱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虞曰謂變成乾乾爲甲至
二成離離爲日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貴時
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
甲三日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曆乾坤象乾爲
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乾爲天震爲行故天行也

又曰春秋傳秦醫曰於文四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妄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尚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雜卦曰蠱則飭也則蠱非訓事事至蠱壞乃有事也泰初九之剛上而爲艮上六之柔下而爲巽剛上柔下各得其所事已治矣下巽而已莫予違也上亦因是止而不復有爲則禍亂之萌乃伏於已治之中遂頹靡而不振亦何異於四蟲穀飛男惑山落之類哉故曰剛上柔下巽而止蠱此以泰變合二體而言蠱也然治蠱之道不遠在乎

乎上下之志交而元亨則天下復治矣泰初九始也始而動剛柔相易而亨元亨也元亨而天下治始而亨者也兌爲澤決之爲川初九越兌成艮艮爲指利涉大川也初九犯難顧望而不爲蠱不可得而治矣上下志交動以濟大難往事乎蠱也巽爲事故曰元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此因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天道之行終則有始无非事者聖人於蠱巽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則更始往來不窮以日言之春分

且出於甲秋分暮入於庚以月言之三日成震
納庚十五成乾乾納甲二十日成坤滅藏於
癸復爲震甲庚者天地之終始也蠱事之壞也
巽行事也變更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蠱當圖
其始先甲三日圖其始也蠱一變大畜乾納甲
再變賁離爲日乾三爻在先天甲日也三變頤
四變噬嗑離爲日五變无妄乾納甲乾三爻在
後後甲三日也先甲者先其事而究其所以然
後甲者後其事而慮其將然則究其所以然則
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一日二日

至于三日慮之深推之遠故能革前弊弭後患
久而可行圖始者至矣漢嘗削諸侯之地矣唐
嘗討弑君之賊矣令下而兵起言出而禍隨昧
治蠱之道也不曰乾行者周而復始也納甲之
說乾納甲子甲寅甲辰者而壬在其中納壬午
壬申壬戌而甲在其中矣坤納乙癸亦然易傳
曰後之治蠱者不明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
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
弊已生矣夫蠱言先甲後甲於彖巽言先庚後
庚於九五一爻何也曰蠱者巽九五之亦爻也上

剛下柔巽而止所以爲蠱也巽則九五位乎中
正事有過中而當變更則更之而適於中蠱何
由生乎明此九五之功也以卦氣言之三月卦
故太玄準以務事

新安朱氏曰蠱剛上而柔下以卦體卦變卦德
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元亨釋
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
終治之始天運然也。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
蠱。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
所而後爲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

人遇事便不能做得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
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先甲後甲
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
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固後事之端畧撐柱則
介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文四虫爲蠱言
器中盛却蟲教它日相併便是積蓄到即壞爛
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極弊大壞時
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聖而
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爲蠱
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

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到了塌這便是
蠱底道理○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
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問蠱卦剛上柔
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爲卦體下卑巽而
上苟止所以爲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
井旣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先生曰是龜
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
堅正必爲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
彖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
卦義其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
柔在天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
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
丁寧意意其說似出月令注先生曰然但古人
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
用丁亥辛亥之類先生說汪聖錫曾言某人別
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云且緩下手莫出去拚
倒人屋子因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爲治蠱之
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
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
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

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則是巽順便止了更無所施爲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頌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險而能忍則爲需險而不能忍則爲訟能通其變則爲隨不能通其

變則爲蠱

劉昭信說
劉福唐人

東萊呂氏曰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唯欲止亂下能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

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元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與既習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

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
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
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
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雖羣臣沮者甚多
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
克濟然天下之事无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
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无窮事
當春秋時惟夫子尽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
之於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
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
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
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
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
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
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
殷因於夏礼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損
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
无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
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明道先生曰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无它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己為人吳本作治己治人 劉絢所錄○須是就事上存心盡振民育德然後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孝顯道所錄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乱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易

龜山楊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以

振民為先振民以育德為本衛文公之營楚丘至於騷北三千乃在乎秉心塞淵此之謂也易說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風振動草木使之有成者也漢上朱氏曰風木之氣山百物之所阜生木氣動搖於土石之下陽升風鼓草木敷榮飭蠱之象黃帝書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傳言景雲齊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岩岫之風也君子体之於民也振作之使不倦將振作之則自育其德德日進則民德生矣震動在外振民也兌澤在內育德也育德者振民之本史言風落山取女說男

蠱之象此言飭蠱之象故取象巽

新安朱氏曰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東萊呂氏曰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万物皆錯亂若无震蕩動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正理一為風所

鼓以至蠱

角蠱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

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已治人更无它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已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於已无益於人即

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耶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於承考斯能尽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尽其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才之不足非所患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在下无克濟之才而居幹蠱之任意在承考而已非父子之懿也而惟父之從必有陷於不義者能无咎乎故有子之考然後无咎夫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唯賢者能之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然後為孝故厲乃終吉 易說 藍田呂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

任其事不敢避也過則殘忍不及則不勝其任以人子之所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以任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初六處蠱之初始往治之勝子之任卒乎有成乃可无咎然子治父事已為之首厲也以柔巽成之終吉也

漢上朱氏曰乾為父泰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坤子來居父之位父往而其事不正咎也有子幹之考可以无咎矣厲危也子居父之位以事之不正為危厲之道則變而之正於考為无咎

於己爲終吉堪任其事者也故曰有子然變其
事而之正无乃改父之道乎曰柔巽者子承考
之意也變其事而之正致其考於无咎者子幹
父之蠱也巽柔而已隨父於有咎而不恤焉豈
考之意哉故以我之意逆父之意而承之則變
其意可也變其事者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所以
從道也孝子生也諭父母於道及其沒也以意
承考事死如事生之道也身事之幹也幹父之
蠱則初六變而正矣意者中心之所欲也坤爲
中巽柔坤也故曰意

新安朱氏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
也蠱者別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
子能幹之則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
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可得无咎然亦
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
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
厥考心可見

東萊呂氏曰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无過之地
人稱之爲有子亦可以无憾矣然必厲終吉此

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又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猶繼以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且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

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有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之事也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剛居中子幹母事者也執不知變賊恩之大委而不幹不孝也幹而賊恩亦不孝也有中道存焉惟君子能之

漢上朱氏曰坤居尊位母也以陰居陽處之不當事之蠱也九二巽爲子應五而處內幹母之蠱者也坤陰柔爲難輔處之不當則當止然正之則剛或至於傷恩不正之則致母於有咎故不可貞言巽而動優柔不迫得中道則善矣事柔弱之君亦然易傳曰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不失其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義黃克舜之事也

三十五

周易卷之十八

十一

父

新安朱氏曰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正言當巽以入之也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東萊呂氏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大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爲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却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謀竭忠

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爲乎夫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却
如此說此須要着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
見得到此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
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
在巽卦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
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

三十一

易六十八

廿一

七爻

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小悔已非善
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
咎也盖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子職以順父之爲正九三剛過中於
子職不能无小悔然其才足以幹蠱雖有悔无大
咎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剛而不中居下幹之上治事
過中者也故小有悔然幹本於巽卒於能任故

无大咎

漢上朱氏曰上九處位不當父之蠱也九三重剛幹父之蠱而用過中者也剛過動則小有悔然无大咎者雖過而正也三下卦之終故又曰終无咎夫无大咎未免小有咎聖人以謂終无咎以其体巽也易解曰不應上子之能爭而不能從其父令者也

新安朱氏曰剛過不中故小有悔巽体得正故无大咎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

三十八

易文十八

十三

共

矯厲過當然却有小悔无大咎盖下卦全体是巽於巽体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体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紆回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処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処正

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裕父之蠱不能為父除患能寬裕和緩之而已以柔居陰失之大柔故吝貞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往未得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柔順而不中无幹蠱之才裕父母之裕者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裕於天地人子之於父母則異乎此矣父裕於子可也子

不可裕於父裕父之蠱則往宜見吝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純柔為用其才不足以治蠱壞姑能寬裕之而已苟於順從不勝子職妾婦之道无往而得盖吝道也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止不能去上九之蠱寬裕自守而已裕父之蠱者諸爻以剛為幹蠱之道九二九三初六六五之動曰幹六四曰裕者不剛也不能動吝者安其位而不能往動成離离目為見故往見吝初六應之牽於下亦不得往矣故曰往未得也漢之元帝是已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
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
不可如是也 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言小有悔则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则不免有小
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则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
在巽体不爲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
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則
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止以往
則有吝也先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
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自
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
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
至其它諸公欲且寬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
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
人之深戒

東萊呂氏曰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
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
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
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
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

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

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

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

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

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

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

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承以德

也者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

三、五、十

易六十八

廿六

子文

輔之以剛中之德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履尊位而无剛健有為之才酌

先祖之道而行之可也故以幹父之蠱言之用

譽非過矯以近名也承以德而已聲名洋溢乎中國而

蚤有譽於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

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顯

顯昂昂如圭如璋令問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

綱所謂用譽承以德者也幹蠱之美不可以有

加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姑息事其親六五以德事其親以姑息事者苟安於一時而親卒受其弊用毀者也以德事者柔不失中全其良貴起敬起孝使親不離於令名用譽者也

漢上朱氏曰六居尊位尚柔下應九二二與之躰兌兌爲口譽之象也二易五柔成剛其德中正上承上九幹父之蠱用譽也以德承父下之服從者衆以是去蠱用力不勞則幹父之蠱莫善於用譽矣蠱之患非一世譬如人嗜酒色餌金石傳氣於子孫者潰爲癰疽死與不死在治之如何耳秦皇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存者始皇无子而武帝有以幹之也必曰承以德者譽謂德譽非虛譽也隋煬以儉聞以奢敗虛譽也

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東萊呂氏曰六五幹父之蠱傳古有就交求意於交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

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才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

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先生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三、五八

易卷十八

六

丁

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自尊高孰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力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貞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志可則也者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且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存之志可

爲法則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而无應於内非幹蠱之任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高而无位以剛居之遠於事而不屈者也事君人者是君以爲容悅者也不事王侯則非事君人者雖非是人然尊敬其事不敢慢也斯人也其事道者歟

漢上朱氏曰蠱之終有不事者上九自巽往於外處蠱之上而不當位巽爲事爲高上尚也五王四侯三公位上執剛不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夫自臺輿至王公无非事者不事王侯何以貴之謂其志於三三无應則去之不累於物其志爲可則也易傳曰伊尹太公望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也

新安朱氏曰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个甚麼。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先生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
真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東萊呂氏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
辦得此一著方做得事蠱卦專爲事故以此爻
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爲已任至於上九
却取意於事外。又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沮
溺之志不可則

大易集義上經卷第十八

